

辨
誤
錄



11851

辨

誤

錄

吳
曾纂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辨誤錄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辨誤錄卷上

宋 臨川吳 曾虎臣纂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疑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董萃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按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擬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韻其誤久矣予又按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帝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略不收答箸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箸漁服總曰蓑衣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語皆協韻故答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蔽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關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石涵甲乙，謄寫失句讀，正作讀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關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字兩音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鄰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以干字非是，蓋鄙道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

乾鵠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鵠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惟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鵠之疆疆，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鴝鵒，蓋鴝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畝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眞氣照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爲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爲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錢。上有甲痕。乃貴妃捏迹。殊不知唐談寶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捏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眞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眞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

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敘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條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吟蕉黃碑蕉下無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游凡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與鶴飛今驗古石刻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穀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知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侯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

樂府有謄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謄字淑多改作爲操蓋章

草之變錯曰不可非。可以例。若漁陽摻音七鑑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搥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祛兮。陸德明音所鑑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搥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有其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准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乃是故蜀主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盧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上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塞博以遊。亦音蘇代反。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爲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

且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今傳咸作牙門。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旅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迺知施字爲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道商賈。迺知逆施可以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蜀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皇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錯。時爲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失。三輔皇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

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僞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詩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耳。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棨松窗錄云。集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詞。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

力士摘之以贈李白。

黃庭換鵝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

石墨聊書賦。鉛華討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况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屏。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鷹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放鷹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鷹。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鬪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灝土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匠智。古今樂府錄。謂今車騎將軍沈

充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嘯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嘯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嚬。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鷓鴣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會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棄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砒砒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文正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漢靈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闕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闕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欄爲簾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孩詩云眞疑少陵覓來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杯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杯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萬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以此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尙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詩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遊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驕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

記騶忌于開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按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龍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張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絃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

孤雁詩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無聲口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居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